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 此情无奈成追忆

影片《花束般的恋爱》观后感

■文/许波

温馨浪漫的画面刻画出两人甜蜜的生活。然而,人世间毕竟不是一个真空的纯爱花园,在山音麦父亲对山音麦生活费“断供”之后,生活的压力和负担便接踵而来。兴趣没法养活自己,只能去工作,业余时间被公司加班占据……渐渐地,两颗星球的运行轨迹不再一致——八谷绢还是那个理想的文艺青年,小说、游戏、艺术仍是其生活的重要篇章;而山音麦则完全变成了工作的俘虏。影片主人公精神与内心的所有这些变化,依然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山音麦深夜里反复修改着求职表,八谷绢在玩着两人过去常玩的游戏;家门口的两双同款式的白球鞋,变成了黑色的皮鞋与高跟鞋;架子上的画笔孤零零地放着,再没有拿起过;书店里,八谷绢发现今村夏子的新书兴奋之情无以言表,而不远处的山音麦却捧着《人生的胜算》看得入神;原本约定好了周末一起去看舞台剧,因为要出差,也只能被搁置……两人之间的裂缝与罅隙在一个个极具反差的画面中凸显无遗。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一点点减少,精神上的交流与共鸣也变得越来越稀缺,宛如花束的养料和水分一点点蒸发。于是,花瓣开始脱落,叶子也开始渐渐枯萎。山音麦希望能够借助努力工作挣钱,承担人生责任,给八谷绢和家人一个“安全稳定”的未来;而八谷绢则希望坚持自己的爱好,不惜为此辞去工作,理想的差异与人生目标的分野,使曾经亲密合拍的恋人渐行渐远。爱也在现实的逼仄下失去了光泽,变得暗淡,如同那句歌词——“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影片表面看讲述的是两个年轻人从校园迈向社会,持续了五年的爱情故事,其中更融入了创作者对社会的思考,对年轻人成长的观照。经历过从学生年代向职场时期转变的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或多或少能从山音麦与八谷绢的经历中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当生活的压力不断增强,怎样在繁忙的工作与琐碎的生活中维系爱情,怎样在理想与现实的力量中找到平衡,成为了年轻恋人面临的考验。影片中,两人之间的裂痕是从山音麦开始工作,并被驯化成一名标准的上班族开始的。上班后的山音麦常常要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个人的兴趣爱好没有时间打理,渐渐荒废;与八谷绢的交流也越来越少,更别说陪伴了……更可怕的是,高强度的工作蚕食的不仅是人的时间,还有人的精神世界。让八谷绢难以接受的是,山音麦也变成了那种“看今村夏子的《野餐》却毫无感觉的人”。当属于两个人的时间一点点减少,精神上的交流与共鸣变得稀缺,加之人生目标的分野,分手也便成为必然的结局。山音麦与八谷绢的故事并不是特殊的个例,而是极具普遍性。创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当下青年人步入社会后的矛盾心理与内心挣扎,以一个细节展现出来,引发观众对自身的审视与思考,产生共情与共鸣。

中国古文论里有“作者之用心未必然 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之说,西方现代文论里也有“作品大于作者”之说。如果就“作品”文本而言,将影片《花束般的恋爱》解读为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问题的艺术表现应该是不为过的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从异化角度探讨人等、人的自由的丧失等问题,对后来的哲学、美学、艺术、文化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当然,那又是另一种社会学的阐释了。不过,由此也证明了这是一部具有更宽广、更深邃、更具多义性内涵的作品。

# 《“炼”爱》： 爱的“茧房”与“回音室”

■文/周舟

这真是一篇难写的影评,你以为是说电影,其实说的是爱情,你以为是说爱情,其实在说自我偏见,一个人的爱情观里包含了他/她个人所有的成长背景与对世界的偏执己见。下面我开始打发表的个人偏见了,如有抵牾冲撞,在所难免。必须先来两个名词解释:题中的“茧房”即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此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出,他指出在信息传播中,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在中国是胡冰2008年最早提出,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网络技术便捷的时代,无形中更容易打造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音室”。

在我看来,《“炼”爱》片里片外都在生成这样的“茧房”与“回音室”。片中选择了五位大龄单身女性,取样覆盖了不同经济水平的女性,有早早实现“财务自由”海归精英Maggie,家中有车有房又有粮的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月儿,前娱乐圈小明星、现任主播单亲妈妈李桃,家在西安加拿大留学归来现在在北京工作的红梅,镜头跟随着她们的生活、倾听她们的讲述,分享她们对爱的憧憬与梦想,也记录了她们并非坦途的寻爱之旅,能真切地感受到同为女性的导演董雪莹对她们说:“我想传递她们的心声——我是女生,我自由独立,甚至强大,但我内心仍然有柔软的地方,仍然珍藏着那篇童话。”有细腻的细节,也有

动人的情怀,我个人最被打动的瞬间是Maggie那个似乎无所不能的完美女生讲述她心底那个小故事——一只战场上拼杀的兔子失去了一只耳朵,伤口处长出了尖刺和铠甲,最终它变成了一条龙,“我相信爱情,是因为我相信那只兔子还在”,犹如粗砺坚硬的巨石缝隙里钻出的一朵细弱纤美的紫色小花,在风中轻轻摇曳,格外动人。同为女性的我,在片中能找到无数个可以代入的瞬间,观影体验无数般顺滑,就是这丝滑让我产生了警惕,没有抵牾没有冲撞的丝滑体验,往往也意味着它只是在重复你已经认知并认同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正身在“信息茧房”,与自己的“回音”对话。

虽然歌中唱“我爱你,与你无关”,生物学家讲当多巴胺、肾上腺素统统都峰值了,你就恋爱了,跟你的对象并无关系,《阿黛丽·雨果的故事》里的阿黛丽,《堕落天使》里李嘉欣扮演的女孩在男方完全不投入的情况下一个人就完成了轰轰烈烈的恋爱,但《“炼”爱》中这五位女性最终都还想要找到爱情的实体——一个男性。既然对男性的寻觅,《“炼”爱》中最能突破“茧房”与“回音”避免“自说自话”的路径便是对男性的呈现与描绘,据导演介绍,《“炼”爱》最早的计划是拍摄一部在大城市中男女生活的故事,正式拍摄以后她不想做成群像,有男有女那要表现的太多了,这部纪录片只聚焦女性,下一部《“炼”爱》(男人篇)再聚焦男性,这样操作还挺遗憾的,天然就营造了男性和女性两个性别“茧房”。即使《“炼”爱》中留给男性的银幕时间很有限,但他们出现的每一刻都当仁不让地成为电影中的高光时刻。影院放映的过程中,掌声与笑声起处也总在男性出

现的地方,这反应本身也说明了对异性对另一半性别世界的关注这种性别张力对于文艺作品乃至对于这个世界的重要性。片中每一段男女关于“爱”的对话与讨论都是值得反复观摩推敲的精彩文本,囿于篇幅,摘取片中一小段男女对话以绘读者:男(红梅的相亲对象):因为女性的独立,以前男性给她的,她现在不用男性给,她自己就可以有。女(红梅,大龄单身):我需要啊。男:那你可以找一个依附于他的。问题是,有一天你依附的人做了你忍受不了的事呢?女:你不爱他才会觉得是忍,我爱他就不是忍。男:那万一你老公出轨了呢?女:他不会出轨的。男:……我们讲一个万一。女:万一是你,我也会信任你。男:万一是我被你抓住了……女:没有万一。你为什么会有外遇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只要是我的丈夫我就相信他,我相信如果一个女人对你这么依赖,那么相信你,你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这样去做的吧。我觉得你太阴暗了,怎么能这样去想呢?男:不是我太阴暗,我个人觉得是你可能过得太光明了。

被导演精选并剪辑出的男女对话每一篇都如这般充溢着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成见与自我立场,套用“茧房”与“回音”的比喻,男与女虽然肩并肩面对面,但各自罩在透明的“茧”里,说出来的话被透明的墙弹回来在“茧”里兀自弹跳,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名言无数次自动加诸在画面上,然而,即使这样,男人女人仍在为“爱”寻觅为“爱”努力,简

直怀一腔义勇,这样想着,我被打动了。我个人狭隘的认知里,“爱”的本质,亦是“爱”对于人类最可贵的意义正在于不管那另一半的世界对你来说多么陌生、奇怪、诡异、有多少你无法认同无法理解的东西,你依然保有对其探索的兴趣与征服的冲动,而不是退缩不前固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与地带。然后,你的世界与那个新世界对战、交融、谈判、妥协,不破不立,旧世界与另一半的世界部分融合完成自我的更新与成长。也许有一天,婚姻制度会消失,迄今为止婚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也就只存在了几百年而已,但恋爱、繁衍应该不会消失吧,爱是人类对未知求知与探索的本能,而繁衍是人类突破自我局限创造更好的可能的机遇。

文本之外影片放映的空间亦是女性“茧房”,虽然导演希冀不止是女性能看到这部电影,但很显然观众集中于女性,从观影反馈也能看出女性感同身受的投入感,我特别用心才找到了一段资深纪录片创作者陈晓卿(性别男)的观后感:五位理想主义女性,在今天的世界,说实话自己生活最好,不一定要找劳什子“爱情”。因为理想主义是不妥协的,而哪有一份爱情不是充满了委屈?

脑海里浮现出陈老师黑亮脸庞上憨厚中带有一丝狡黠的笑容,以陈老师的语言艺术,再次做到说得轻柔,内里冷硬。至于我的“猪队友”,一周前看完《花束般的恋爱》走出影院一路已经交流过了,我还记得他语重心长地总结陈词:“就是女人把爱情看得太高了,男人早就想明白了。”心生不快,提醒我没在“茧房”而身在真实世界。

# 《新蝙蝠侠》： 在自我怀疑中前进

■文/王小鲁

要的社会活动场合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67页)蒂姆·波顿的《蝙蝠侠》(Batman, 1989)里,小丑是杀害了蝙蝠侠父亲老韦恩的凶手。当我们用情于小丑,那如何面对我们一直深刻认同的哥谭义警蝙蝠侠(布鲁斯·韦恩)?

因此要照顾蝙蝠侠宇宙价值观念上的自洽性,也是《新蝙蝠侠》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最新版本的蝙蝠侠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小丑》的叙事倾向。《小丑》中的老韦恩(托马斯·韦恩)形象颇为虚伪、冷漠,但影片也没有展现其实质性的错误,小丑母亲认为小丑是老韦恩的私生子,但电影又让她变成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所以观众只能对老韦恩的人品满腹狐疑,却无法下结论。

在《新蝙蝠侠》里,我们通过“谜语人”的讲述得知托马斯·韦恩是一个坏家伙。韦恩家族和阿卡姆家族是歌谭的创建者,但他们都有见不得人的历史,当年老韦恩在竞选市长时因为害怕妻子家族丑闻曝光而杀人灭口。这段历史显然加深了蝙蝠侠的原罪意识。

老管家在这部新片中必然地再次出现了,因为他不仅仅是蝙蝠侠唯一的亲人,还是他的助手。国人在有的蝙蝠侠影片中将这位管家阿尔弗雷德翻译为“阿福”,语音语义的转达上似乎很巧妙,其实颇为不妥。阿尔弗雷德有着不一般的背景,曾在秘密部门工作,所以他是蝙蝠侠的好帮手。蝙蝠侠在哥谭市的

楼群间上天入地,了解官方的各种隐秘,这都是管家暗中帮助——当蝙蝠侠需要高昂的资本与资源。

但老管家再一次为老韦恩进行了辩护,说杀人并非老韦恩的指令,而是执行者法尔科内的过分举动。但老韦恩仍然要为歌谭政坛的某些乱象负责,包括他留下的重建基金也没有真正惠及底层需要的人。

所以本片顺着《小丑》接着讲,表达了对于蝙蝠侠家族——一个白人富豪显贵家庭的质疑,这增加了蝙蝠侠的原罪,促成了他的反思精神。虽然这一切发生于“后BLM”政治思潮中,但鉴于本片开机时间要早于BLM,(不过影片就是在这个运动的呼喊声中拍完的),所以他和《小丑》一样具有惊人的预言性。

## 二

《新蝙蝠侠》为蝙蝠侠建立了两个镜像。一个是影片开头被杀害的歌谭市长年幼的儿子。无论蒂姆·波顿的《蝙蝠侠》还是《小丑》里,都会出现小韦恩精神重创的一幕,在主街背后的一个偏僻小巷里,歹徒击毙了他的父母。“蝙蝠侠”系列总是会出现相似的场景和空间,以提示这是我们熟悉的哥谭市和它的黑暗历史。但《新蝙蝠侠》没有再搬演这一幕。

它让市长儿子出现在市长的被害现场和葬礼上,让蝙蝠侠和这个孩子的视线几次对接,蝙蝠侠显然很同情他,因为他提示着蝙蝠侠曾经的遭遇和命运。

而这位市长在这里并非一个完美的形象。这也是谜语人杀害他的原因。谜语人提供了很多线索

给蝙蝠侠,让他看到歌谭市的罪恶和虚伪。这个谜语人可以说是蝙蝠侠的另一个一个镜像式人物。

谜语人是一个杀人犯,但他也同样是复仇者,这一点跟蝙蝠侠差不多,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哥谭义警,也是在替天行道。

关于谜语人的叙事,与《小丑》中的小丑的叙事,颇为类似。谜语人也仇视布鲁斯·韦恩,原因在于他幼时在孤儿院生活得十分悲惨,而公众只是在关怀那个虽然丧父却仍可以锦衣玉食的孤儿小韦恩,孤儿院里的孤儿却因为寒冷冻毙,所以他认为小韦恩也是这个邪恶秩序的一部分。

虽然本片的剧本被指责为颇为拖沓,但本片的叙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这里有着更为浓厚的黑暗,这个黑暗里面有着复杂的层次。人们已经对于哥谭市的一切都不再信任,它的选举充满了虚伪,从市政厅到警察局,到处都是坏人。蝙蝠侠电影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恰更其时——我们知道原作中被设定在美国东海岸的哥谭市的现实指涉性,哥谭的混乱与狂躁似乎也从没有获得今天这样的对应性。所以谜语人要毁掉这一切,这是谜语人面对黑暗的方式。而小韦恩虽然对于哥谭市充满失望,但他告诉大家,“要再一次相信哥谭市”。

当蝙蝠侠搀扶起狼狈的黑人女性市长候选人,并举起火把引导人们穿过谜语人和他的团伙所制造的水灾当中,那一幕的表达已经十分明了。但它的符号化和政治寓言性过于直白了,也许为了避免这一点,电影结尾增加了他和猫女郊区送别的诗情画意。